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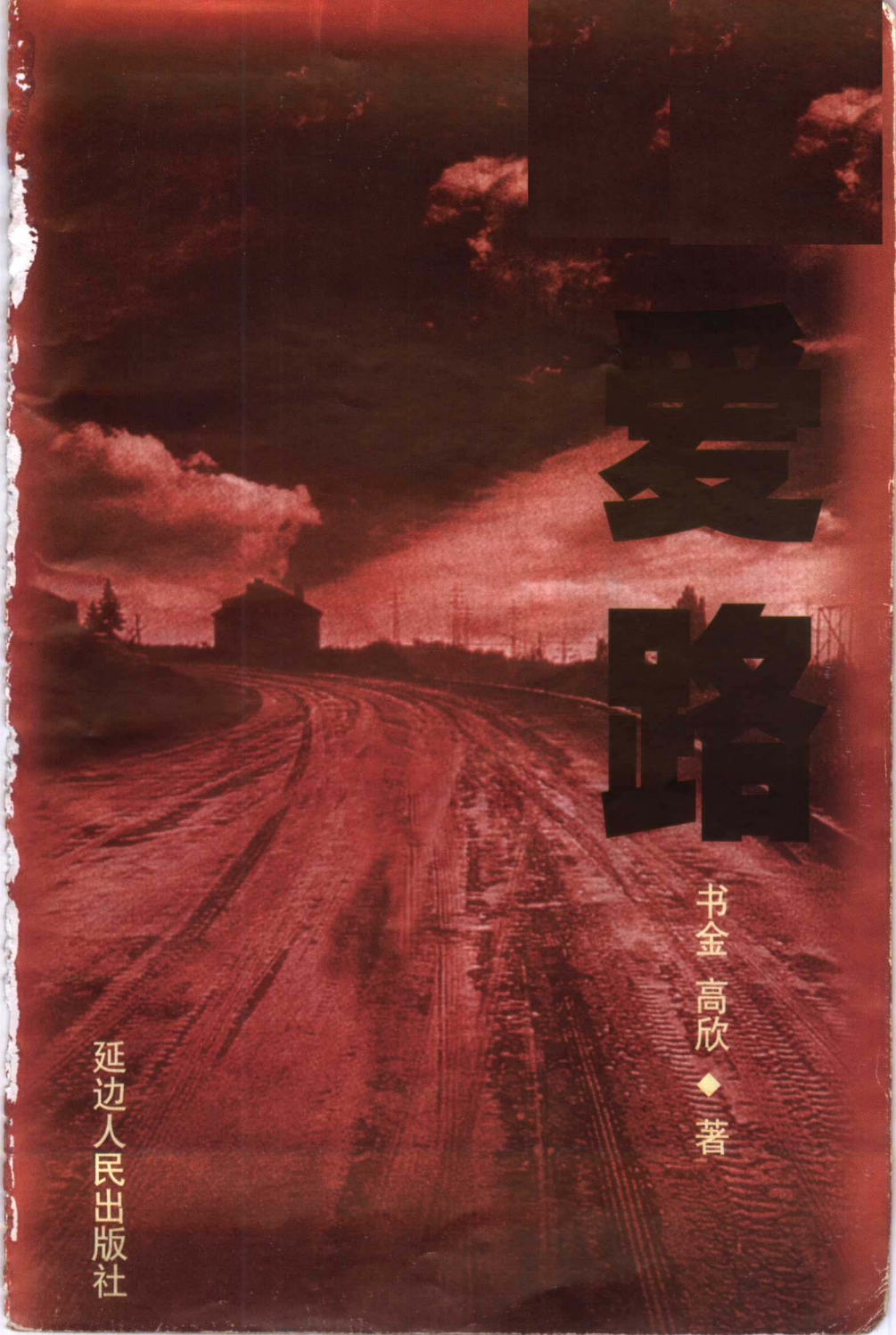


Baonannucongshu

Ai Lu 书金 高欣 ◆ 著

爱路

延边人民出版社



愛路

书金 高欣 ◆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路/书金,高欣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11

ISBN 7-80648-694-1

I. 爱… II. ①书… ②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081247

责任编辑: 肖玉梅
版式设计: 朴贤淑
责任校编: 贾西贝
彩色插图: 孙邦彦

爱 路

书金 高欣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印刷厂

印数:1-5000册

850×1168毫米 32开

8插页 12.75印张 320千字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48-694-1/I·200

定价:23.80元



豹男女宣言

前面：走着“布老虎”

后面：跟着“豹男女”

我们是豹男女

我们面对**酷毙了**的生活，因此，我们也**酷毙了**！

像豹：色彩斑斓，肉体斑斓，思想也斑斓……

我们演绎的是中国当代**最好看**的活剧……

前面：走着“布老虎”；

后面：“豹男女”给你生活的**诱惑、警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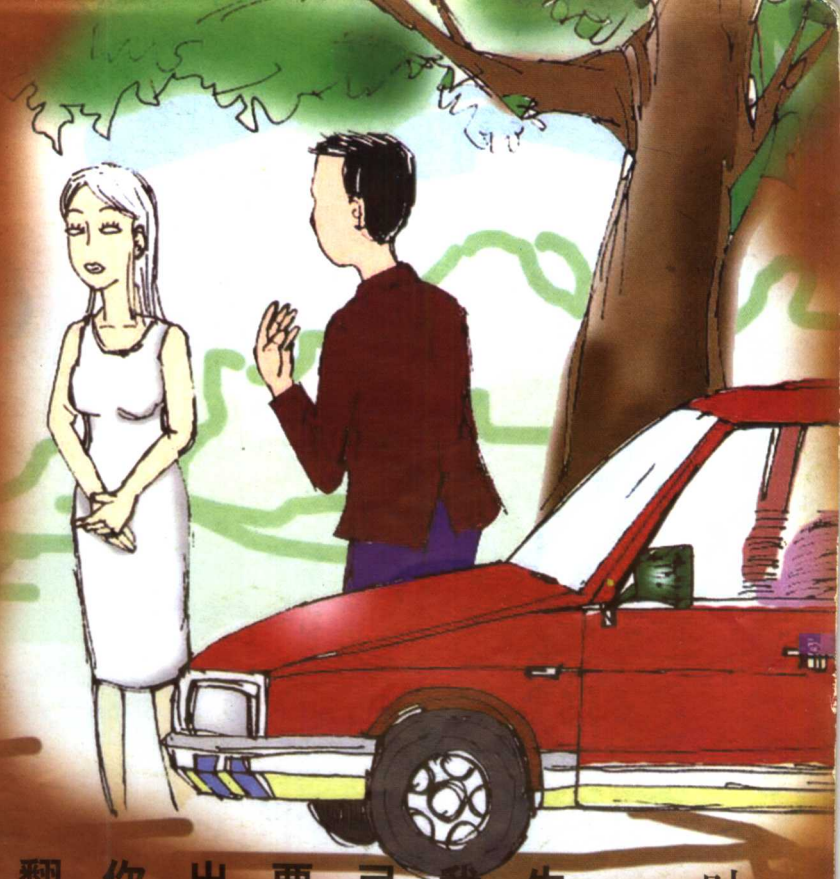
嘉金，女，小學教師。生於美麗的山下，酷愛文學寫作，曾發表數篇散文。在父親高欣的指導下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愛路》。第二部作品《心跡》已完稿，作者正在創作第三部小說。



陆晓雨心语：

太阳出来红艳艳，我陆晓雨怒气冲霄汉。你刘木山贪财
贪色黑心眼，贾校长假正经下烂蛋。你不让干就不干，想占
姑娘便宜瞎了你爹的眼，冰清玉洁嫁人也要嫁好汉——男人嘛
就要像个男人，身上哪块儿肉也不能软……





叶伟华心语：

太阳出来红彤彤，我天生就是性子冲。刘木山敢欺我心上人，打得你龟儿背如弓。为情人坐牢算什么，只要晓雨对我心儿忠。盼只盼出来那天进洞房，晓雨呀，你莫怪我身儿壮，力气雄，翻云覆雨，回回都是一马拉松」……

陆晓鹏心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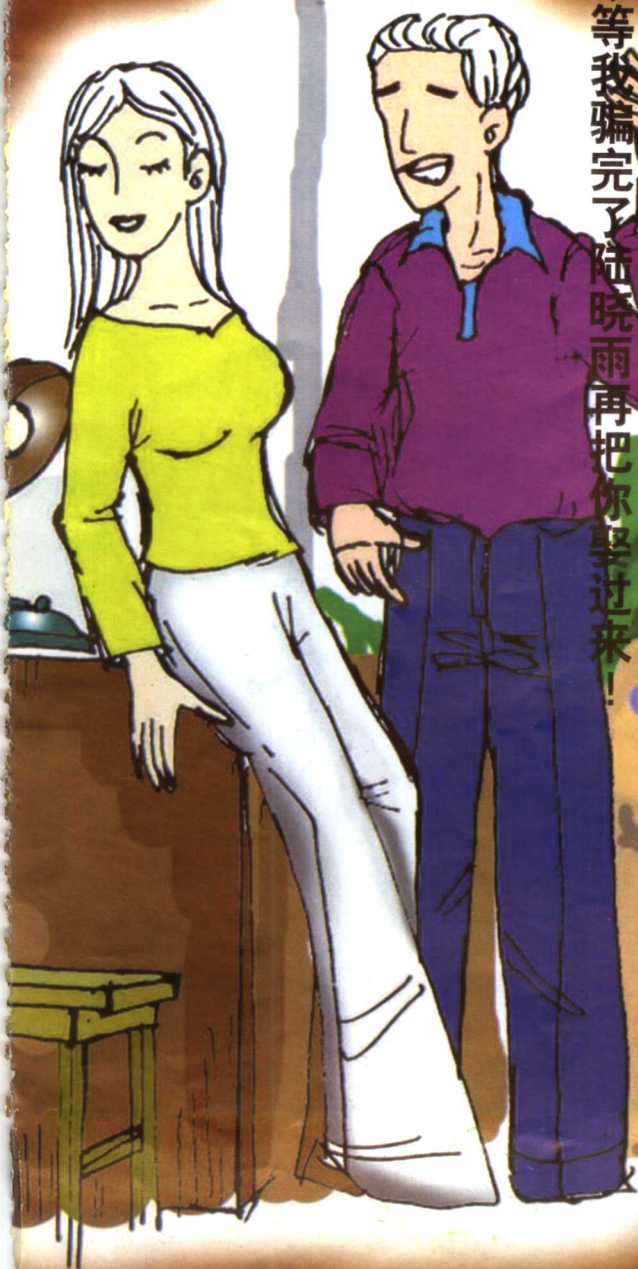
太阳出来光

明媚，我晓鹏心
里却没滋味，怪
只怪晓雨妹妹不
听话，找对象千
选万选选个窝囊
废。那陈四槐吃
喝嫖赌样样会，
你偏偏要怜惜他
一泡苦尿水，哥
不借你钱还要哪
嘴，看你明几个
后不后悔！



陈四槐狂语：

太阳出来照山岩，天下人谁奈何得了我陈四槐。看中了陆晓雨小乖乖，就叫我那老婆娘快「拜拜」，到明天洞房花烛搂定小娘们，再骗她哥哥几方块。那叶美英对我也有情趣儿。亲爱的别着急，等我骗完了陆晓雨再把你娶过来！



叶美英心语：

太阳出来光惨惨，照着我一双哭肿的眼。叫天不应哭地不灵，遇上了陈四槐这死瘟神。怪只怪我鬼迷了心，被他轻轻款款近了身；人家晓雨年轻聪明都上了当，我竟以为他不爱小姑爱老娘。悔悔悔！早知道今日被折腾成这模样，不如终身不嫁守空房。陈四槐，你小子下辈子也讨不到爱你的婆娘！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有喜、有悲、有笑、有泪的人世多幕剧，这是一个知识女性的一段艰辛而曲折的爱情体验。年轻漂亮的乡村女教师陆晓雨因看不顺眼村长刘木山的恶习而遭排挤，男朋友叶伟华怒毆刘木山而被判入狱；陆晓雨经受不住土老肥陈四槐的花言巧语而嫁给了他；陆晓雨的哥哥陆晓鹏遭亲戚诬陷而身陷囹圄；为了解救哥哥，陆晓雨去了广州客商的住处；在叶伟华的精心策划下，陆晓鹏的罪名被洗去；陆小雨与陈四槐离了婚，陈四槐更加放纵；叶伟华忍无可忍地剁下了陈四槐的耳朵；有妇之夫韩洪为了获得陆晓雨的芳心而与糟糠之妻分道扬镳；雨过天晴，陆晓雨终于获得叶伟华的真爱……小说故事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第一章

一

一九九七年冬。

晨曦恹恹地洒在雪地上，四周是皑皑的旷野。一条大路直直伸向远方，在尽头出现了一辆远途客车，缓缓爬行，车身上厚厚的积雪仿佛诉说着它的疲惫与沧桑。

路面银白如软软的地毯，庞大的客车驶过，毫不留情地印上两道深深的痕迹。

开车的是个强壮的司机，他的背挺得很直，一件黄色的军棉大衣，披在他的肩头，更显得彪悍而健壮。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双手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

车内的旅客大都倦怠地闭着双眼，头随着车速有节奏地一点一点的。陆晓雨坐在车厢第八排靠窗的座位上。她，皮肤细白，一双水汪汪的丹凤眼配着红红的樱桃小嘴。头发自然地垂在脑后，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脖颈的优雅。她穿着一



件很合体的黑色的薄呢大衣。

许久，陆晓雨动了动身体，把头扭向窗外。

客车继续往前行驶，路边隐约展现出一株株独立不羁的小杨树，它们的每一道枝条每一段桎杈，都裹上了丰莹的雪絮，绒线一般，远远一望，犹如美丽盛开的小白莲。天地如此和谐，如此恬淡，竟让一直心事重重的陆晓雨有所沾染，有所感动，她觉得自己的一颗沉重的心，仿佛飘离了躯体，悠游到一种清新明丽的境界中。很快，她又回到了现实，表情痛苦而矛盾，无论如何，她也摆脱不了压在自己心中的那份沉重与愧疚。她的眼泪白白莹莹，楚楚动人地滴落下来。至今，她还在懊悔为什么要把学校的事情告诉叶伟华。那不忍揭开而又无法忘记犹如昨日的伤痛历历浮移眼前……

二

一九九五年初春。

教工会刚结束，校长贾政京便把陆晓雨叫到了校长室。

“你坐吧，我们谈谈……”校长倒了一杯水，态度极温和地说。

陆晓雨平静地看着他，心里却不安地猜测着他的下文，不由地联想到刚才教工会上，他特别强调的一句话：“这次调动纯属正常调动，无论是谁，都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作为中心校的一把手，我还是有权力的……谁要是不同意，就按不服从领导安排来处理，我马上把他的一切手续退回教育局。我这



个人最讲究公正无私,对任何人没有什么情面可讲。我安排不了吗!”

贾校长的话音清脆地响起,打断了陆晓雨缤纷如云的思绪,“从今天开始,你被调到石砣小学。那个学校的环境比较好,吴花儿这个人正直、热情,是我们学校公认的优秀教师,我希望你能和她处好关系。到时候,她安排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校长喝了一口茶水,眼睛注视着她们,和蔼得如同往日。

陆晓雨惊诧得有些气愤,脸略略红了:“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调走?”

校长放下茶杯,做了个制止的手势:“你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我这样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的情况特殊,学校领导班子专门为此事开了个会。说实话,真的!我们费了不少脑筋,才决定把你安排在石砣子。那个地方交通方便,总比你每天上班要过一条大江强吧!石砣子又是完小,也不用担心裁员问题。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你好……”贾校长细小的眼睛里射出一丝让人不易理解的光,说出的话更是骇人听闻,“考虑到你再在那个地方干,可能要引起民愤,到时候更不好办……”

“民愤?”陆晓雨不由一震,莫名其妙地问:“我干了什么?我天天准时上班、下班,我教的学生在升中学时,成绩最低是95分……这怎么能引起民愤呢?引起谁的民愤?简直是荒唐!”

校长不相信地摇摇头:“你从来没迟到?那下雨天、下雪天也没迟到过?”

“对!下雨天、下雪天我更不会迟到,因为我坐车,比平时



还要提前半个小时。”陆晓雨压着气，不用思量就知道是谁背后说她的坏话，也完全清楚了被调走的真正原因，“贾校长，请你直说吧！”

校长无可奈何地笑笑：“实话对你说了吧，你们那个地方的村长刘木山，找过我三次了，他说他不欢迎你，叫我把你调走。如果你要是再在那儿教下去，他就要采取行动，到乡里告你。你知道刘木山是乡里的红人，这样对你不利，因为你得罪的是刘木山……”

“什么得罪，不就是不给他送礼吗？”陆晓雨不服气，直言不讳。

“你懂不懂，这不叫送礼，这是礼尚往来！”校长有些不悦。

“对不起，我没有错误，我不走！”陆晓雨赌气地站起来。

一直在电脑前玩扑克游戏的副校长，忍不住斥责陆晓雨：“你别不识好歹，校长刚才不是说了吗，为了你的事，我们专门开了个会，研究了很长时间。学校的情况你也了解，正常调动都很难，更何况你这种情况，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你，才这么决定的。如果是别人，我们也许不会管，爱在哪儿干，就在哪儿干呗，实在干不下去就回家。小家营子的柳中仁不是硬让社员轰抬回家去了吗？”

“那是他的缺点太多！”

“你敢保证你没有缺点？人无完人。你又不是圣人，他刘木山是那个地方的土皇帝，想找你的毛病还不容易。你何苦跟他那种人计较。有矛盾，回避是最好的办法。惹不起，躲得起，你说对不对？”校长平和地规劝。

陆晓雨眼睛掺杂着异样的愤怒，她的语言尖酸刻薄：“我为什么要躲，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要走也要走得堂



堂正正！哼，刘木山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个流氓地痞吗？他说什么，你校长就听什么？难怪赵老师说刘木山比你这个贾校长强！”

贾校长不由瞪起眼睛，声色俱厉：“怎么能拿我和刘木山比？喊！人家现在是针对你，他刘木山不欢迎的是你陆晓雨！”

陆晓雨轻蔑地一笑：“哼，不欢迎我，就欢迎王拔举那种人？天天蹲在刘木山家，像他家的长工。拿着国家的钱，给他劈柴、种地，甚至做饭，为了能喝上一碗羊肉汤，竟顶风冒雪，往返二、三十里，给刘木山买回八角钱的香菜……两年来，没给学生上过一节课，考试的时候，他把答案写在黑板上，让学生照抄在卷子上。请问校长，这种人能当老师吗？您欢迎这种人吗？”

校长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不满，他严肃地说：“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你既然承认我是校长，就必须服从我的调动。你回去吧，下星期一去报到……你走了，要有人顶你的位置，我还要做工作，就这样！”

陆晓雨怒形于色地站在原地，瞪视着贾校长，却苦于找不出能为自己辩护且有分量的语言。对刘木山这种市侩小人可以用挖苦、嘲讽来发泄心里的不平。但对这位一校之长，百余名教师的带头人贾政京的假仁假义的伎俩，陆晓雨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她对这位贾校长的“礼尚往来”根本就没有达到校长级的标尺度。

待陆晓雨走出门后，副校长一边按动键盘，继续玩扑克牌，一边自言自语说道：“哼，这小妮子，脑瓜不开窍，白长一副好模样！你那身子往刘木山那小子身上一靠，不就什么都有



了么？……”

三

空气凝结的午后，下过一场纷纷扬扬、痛快淋漓的大雪。

陆晓雨的心情特别烦躁，脑子也十分凌乱。她拖着疲惫的脚步，悲愤地冥想着：人真虚伪，虚伪得有些恶毒，恶毒得让人防不胜防。想到那笑容背后的阴谋，天地顷刻变得阴暗，一切都在谎言和势力的交易中。而自己呢，却任凭那些卑鄙无耻手段的摆布？她在痛苦的徘徊中来到了新华装潢有限公司的门前。

陆晓雨在新华装潢有限公司门前遇到了刚刚下车的哥哥陆晓鹏。

陆晓鹏耐着性子听完妹妹反反复复的陈述，不由紧锁眉头，语气尖刻：“晓雨！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做事情就是较真儿，怎么得罪的人，你都不知道，你说你管那么多的闲事儿图什么……该送的东西你不送，不该给学生买的东西你偏买，逞什么能？你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谁轻谁重都不知道！”

陆晓雨一阵委屈，目光黯然，罩上了凄惻的云翳，嗓子火辣辣地疼：“……哥，你怎么这么说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连你也责怪我……我昨天还见到刘木山，他对我还特别热情，怎么今天就不容我了……明明是他们的错，怎么倒成了我较真儿……还提到给学生买东西，我真不明白！”

陆晓鹏无奈地摇摇头：“晓雨，现在的人很复杂，有几个像